

未入楼台
未入楼台
未入楼台

陈先义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未 入 楼 台

陈先义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未入楼台

陈先义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9.5 印张 156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一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21-434-6/G·04

定价：4.20 元

发现与思索

(代序)

张雨生

见识第一，是多数杂文家的共识。我觉得，杂文的见识，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现，二是思索。发现是思索的基础，思索是发现的引深。上乘的杂文作品，既有敏锐的发现，又有深层的思索。二者紧密结合，就能提出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丰富人们的思维，深化人们的认识。这点感受，是我读陈先义的杂文集《未入楼台》而获得的，他就此作出了有意义的努力。

我注意到先义的杂文，大约是四五年前的事。我在陆军学院教书，他在解放军报经营《开卷有益》专栏。他常约我写点读书杂谈，也就未谋面而联系上了。由此记得他的名字，再见到他的署名文章，就要读一读。其实，先义涉足杂文要早得多。收到这本集子里的杂文，最早的发表于1979年，他为杂文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过去，读零零星星的篇章，印象是散乱的，模糊的。我只觉得他是一位认真的作

者，不凑合，写一篇是一篇。这次读了许多，较系统，较全面，对他的杂文创作概貌有了大致的了解。

就集子收录的杂文看，显示出了某种特色。我觉得主要之点是，注重观察社会生活，捕捉现实问题，深刻地思索它，解剖它；立意新颖，思想凝重，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有很强的现实性；很少引经，不爱弄典，不是由什么想到什么，由什么比喻什么，而是单刀直入，一箭中的，没有什么旁枝侧叶。集子里的多数篇章，可称为社会问题杂感，相当一部分谈的还是热门话题。概言之，作者面对社会生活，有他的发现，有他的思索。

发现，用杂文创作的行话说，就是抓问题。这是一项基本功。“抓到了问题，作品就成功一半。”作家经常这样说，实际也是经验之谈。先义想做第一个用花形容女人的人。他努力去发现，力求见人所未见，写人所未写。捷足先登，先人着鞭，成了他的追求。当然，要先迈出那一步，又谈何容易。正因为不易，他才肯下功夫，孜孜不倦地求索。《“星”们也要自重》、《观“礼物曝光”感怀》、《演戏与做人》、《“广告文学”应该缓行》、《“著名”的“名”》等众多的篇章，所抓的社会生活问题，都很及时，很有现实意义，显示了作者的发现能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衫”之忧》。1991年的初夏，北京街头最先穿上夏装的某些青年人，搜集市

井俗语的杂烩，印在T恤衫上，洋洋自得，穿行于闹市。作者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象。他骑着自行车，绕街串巷去观察，记下了印在那些青年人胸前或背后的俗语。调侃开心，游戏人生，并非只是幽默，有的便是在渲染玩世不恭，张扬颓废情绪。于是，作者及时写下了这篇富有讽刺意味的文字。它一出现在报纸上，便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作出规定，对印制文化衫的市场加强了管理。杂文是轻武器，抓问题讲究快，讲究新。采摘明日黄花，也许能有所收获，但先义的兴趣不在那里，优势也不在那里。他在报社工作，以新闻为业，喜欢到现实生活中去，凭自己的眼光观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写第一手材料。新的生活不断推出新的问题，用心去抓，总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只要是有心人，即使在街头转转，也能抓到好题目。他的几篇谈“扫黄”的杂文，就可称为“街头书摊扫描”。其中的一篇写道：“就在上海那场‘扫黄’战之后48小时，书刊画面上那些袒胸露乳，充满欲念的女人便又在街头向人们发出挑逗的微笑了，各类黄色书刊又再度逞威于市。”这篇杂文的题目叫《读“扫黄”捷报有感》。说是有感，实际是别感，作者不是为捷报而喜，而是为现实而忧。因为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上海‘扫黄’出动大军”、“广州‘扫黄’战果赫赫”、“西安‘扫黄’首战告捷”，而

作者却发现，街头书摊的现实很不妙。“扫黄”大军也许真的功绩显赫，但遗憾的是，那不过维持 48 小时而已。作者就自己的发现提醒人们：实在不要认为凭一两次“突击”便可高枕无忧。显然，作者不是悲观论者，他观察到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长久性。

抓问题，不仅在于思想敏不敏锐，还在于感情对不对头。对于同一社会现象，感情不同，认识是不一样的。感情对头，对某些问题很容易发现；感情不对头，就意识不到其中的问题。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就先义的杂文所揭示的问题看，他的思想是敏锐的，感情也是对头的。比如，1987 年前后，文艺的“轰动效应”很频繁，一篇带有某种倾向的作品出世，新潮评论家便呼声四起，称之“某某热”，乃至“某某年”。被捧为“文艺里程碑”的作品，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作者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现象。他不留情面地指出：“文坛上赤诚相见的直言批评寥若晨星，而那些无原则的谀美文章则日渐其多，有时甚至充斥报刊。”显然，作者的上述看法，会有许多人不同意。你认为是问题，他不认为是问题；你说不正常，他说很正常；你做批评，他去张扬。事实表明，杂文作家要能抓到问题，抓准问题，是不能排斥感情因素的。看出之后，抓到手了，还有个敢不敢写出来，怕不怕得罪人的问题。我看作者是

有胆气的，有弄杂文的执拗劲。好些篇章所抓的问题，在当时写出来，显然会使一些人恼火，但他还是写了，批评了，说了他想说的话。针对文艺界批评不得的现象，他一连写了好几篇。《文艺呼唤直言批评》、《棒杀、捧杀及其它》、《话说“玩感觉”》等，及时见于报端，颇有影响。他指出，“有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一股骄气和傲气。他写了坏作品，根本听不进批评的话，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打棍子，扣帽子，是‘极左’，是‘棒杀’”文艺。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谁若受到批评，就有那么一些人不问是非曲直地同情谁，谁的作品就吃香。作者慷慨执言，直抒胸臆，没有什么顾虑。积蓄于心，不得不发，即使顶着大风，也要把它呼喊出来。当然，敢写并不等于鲁莽，发现讲究及时，把握讲究准确。李达闹忠义堂，砍杏黄旗，可谓对宋江的“作风问题”发现得及时，其疾恶如仇的感情也正确，但结果还是闹错了，不得不负荆请罪。弄杂文，放马后炮不好，乱放炮更不好，得力图准确地把握它，这就不仅要感情对头，还要有理性思维，讲点辩证法，以求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去年，台湾的三毛自杀，在大陆的出版界激起热潮。光是探讨其死因的书，十几天内，就出了三十余种，这一现象很让先义费解。无论如何，三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如大陆的许许多多作家，为什么他们享受不到的荣誉，却那

么贱价地奉送给人家？《“热”的困惑》一文，作者严肃地呼吁出版界“不能一味跟着潮流走，随着旋风转，什么热出什么，什么能赚钱就出什么。”作者是负责图书宣传的，在出版界有许多朋友，他还是大胆地说了这些话。当时，“紧急征订”的预告和广告，接二连三地见于报端，出版社之间还互相斗法，紧锣密鼓地打选题战，有的还闹成纠纷，准备打官司。我不敢说，这篇杂文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但至少及时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表达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心声，对着这股热泼了瓢凉水。

先义所抓的问题，既注重社会性，更注重政治性。他是有大就不言小，有重就不言轻。把握住潮流的涌动，呼应着社会的风雨，听命于时代的召唤，使杂文发挥出更有力的战斗作用。1989年春夏之交，围绕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他写出了《从腰包看灵魂》、《对“民心”要有分析》、《情绪化与后悔药》、《治治“围观癖”》等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既有敏锐的发现，又有深沉的思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总结了教训。这里，有对精英们所谓“惩治腐败”的揭露，有对糊涂观念的廓清，有对“狂热情绪”的批评，有对“围观癖”的剖析。该摆事实的，就无须过多的议论。作者让人们看见，那些在动乱中呼风唤雨的头头们，在煽动学生饥肠辘辘绝食之时，怎样腰缠万贯，在高级宾

馆吃喝。作者呼吁：他们不过是接过群众“惩治腐败”口号以售其奸，我们能轻信他们那动听的宣传吗？这呼吁也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对反动分子的揭露靠事实说话，唤醒人们的觉悟也要靠事实说话。当老老少少涌上街头，挥臂喊着“声援”时，有人感叹：“此乃民心所向啊！”作者诘问：这就是民心吗？且看“十年‘文革’中，‘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到处叫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可一旦恶梦醒来，人们才领悟了那‘民心’的可悲与可怜。”作者对教训的分析，是语重心长的，苦口婆心的，充满了痛惜之情。他指出“狂热情绪”的严重破坏性的时候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有效地控制调节情绪，趋利避害，防止和避免悲剧发生。然而，在那段充满狂热的日子，“种种偏激情绪都可以去大街上发泄一通，仿佛那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街成了情绪发泄场。”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使亲者痛、仇者快了。严肃的政治问题，也不见得都要板着面孔去说。硬话软说，往往能使人更好地接受。作者为指出“围观癖”的危害，文章开头勾勒出了一一种富有幽默感的社会现象：“北京人”之爱围观，在中国大概可算数一数二。不信，你留心街头：举凡路人争吵、交通事故，甚至连小孩捉蚂蚁、‘老外’系根鞋带，都能招来看稀罕的人群。”这“围观癖”平时出现在街头巷尾，当然是无所谓的事，但出现在1989年“6.

3”之夜东西长安街上，教训就惨重了。作者就动乱问题所写的这一系列杂文，各有侧重地切入其中，抓住了实质，有很强的战斗性。

题材的相对集中，是构成作家创作特色的重要一面。先义的笔墨，集中对准现实的社会生活，从这里去发现、去思考，去开拓他的杂文天地。这是适宜于他的正确路子。

面对现实的杂文，若不能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不能给人一点新的东西，那就没有多少意思。当一种社会现象显出端倪的时候，也是考验杂文家的发现能力的时候。谁能及时地捕捉住它，谁就能写出新的东西。有时候，只要将问题提出来，哪怕还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那也不要紧。以自己的发现，及时地提醒人们，引起社会广泛注意，就有它的意义。当然，抓住了问题，还应该深刻思索，不能满足于发现，停留在认识的浅层次上。透视现象，把握本质，起到正确认识事物的导向作用，那意义也就更大。我谈先义的杂文，似乎对发现说的多，对思索说的少。倘若这不是偏颇，那就是我等待作者在思索上有更大的收获。

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先义写了十来年的杂文，但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这里，主要成就也不在这里。如近三年，他出版了三本书，两本传记类，一本读书类，那无疑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写杂文，在于

他，还只是偶有所感，随意为之。遇到大事，想说的事，才把它写出来。不然就去写别的东西。这有好处，就是能做到有感而发，不为写杂文而杂文，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写得少，收获小。去年底，先义对我说，他自选了一本杂文集，出版社接受出版，想让我先看看，写几句话，我听了，还怀疑他是否有这么多。最近，先义对我说，他的兴趣转移到杂文上了，今后要用主要精力弄杂文。真的如此，他会以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思索，步入杂文创作的盛期。

目 录

发现与思索（代序）	张雨生（1）
演戏与做人	（1）
“棒杀”、“捧杀”及其他	（4）
为时代留下“镜子”	（8）
礼赞“金马”精神	（12）
“订数偏差”寻因	（16）
“热”的困惑	（19）
走出“象牙之塔”	（22）
“颂善伐恶，有感而发”	（26）
浓妆淡抹应相宜	（30）
作家的人格	（33）
文品与人品	（38）
话说“玩感觉”	（41）
读《禁止馈送檄》感言	（46）
学会“制怒”	（49）
愿文坛多一些唱短歌的“鸟”	（53）
“难得糊涂”之外	（57）
“著名”的“名”	（59）
也说“兜着走”	（63）

文盲当主编的悲哀	(65)
“文化衫”之忧	(69)
“星”们也要自重	(73)
“序言”杂说	(80)
“广告文学”应该缓行	(84)
多一点“大家风度”	(87)
批评的媚态与媚态的批评	(91)
说“慎欲”	(95)
酒之祸	(98)
读报偶感	(101)
赞“吹毛求疵”	(104)
观“礼物曝光”感怀	(106)
由交友谈待人以诚	(110)
闲话“名人录”	(113)
为“节热”降温	(118)
“破烂王”、“廉洁市长”别考	(121)
从靶场治假引出的思索	(125)
愿群众剪彩不再是新闻	(128)
“进京车子”闲话	(131)
“导读”之类	(136)
也写“走麦城”	(139)
学一点历史 ABC	(143)
文学呼唤民族精神	(146)
唤起你的爱国心	(149)

在“比”中挺起民族的脊梁·····	(152)
提高阅读情趣·····	(155)
睁开眼睛看世界·····	(159)
鸦片战争 150 年祭·····	(161)
也说“跑风”·····	(164)
世界如此多彩·····	(167)
向作家朋友进一言·····	(170)
入乡未必随“俗”·····	(172)
读《周易》，说节俭·····	(175)
拥抱现实 直面人生·····	(180)
莫信流言邪说·····	(184)
也说“全体起立奏国歌”·····	(188)
为“釜底抽薪”叫好·····	(190)
劳模包销《劳模》画册的联想·····	(192)
请对历史负责·····	(196)
不驰空想，求真务实·····	(198)
情绪化与后悔药·····	(201)
对“民心”要有分析·····	(204)
“世界公民”的卖身广告·····	(208)
多交“学友”·····	(211)
读“扫黄”捷报有感·····	(213)
从腰包看灵魂·····	(216)
治治“围观癖”·····	(219)
肖伯纳为什么怕见“自由女神”像？·····	(222)

析“从众心理”	(225)
根治“买卖书号”交易	(228)
文学该怎样“走向世界”	(230)
“启蒙”、“救亡”及其他	(234)
纯文学作品为什么受冷落	(238)
说说“图书评奖”	(241)
“抢稿”大战的喜与忧	(244)
面对“黄色冲击”的反思	(247)
毛泽东的口头禅品味	(250)
面对金钱的诱惑	(254)
学一点爱的艺术	(256)
由一位青年作家的落伍想到的	(258)
教训也是财富	(261)
尖锐泼辣 鞭辟入里	(264)
标签断想	(266)
煞煞“摆阔风”	(268)
说说编辑的骨气	(271)
文艺呼唤直言批评	(274)
“毛遂”的冷遇及其他	(277)
徐霞客的启示	(280)
拔尖选才与拔苗助长	(282)
甘当铺路石	(284)
后记	(286)

演戏与做人

电视连续剧《渴望》播映以来，在观众中反响强烈，“《渴望》热”风靡全国。与此同时，《渴望》剧组的演员们也备受青睐，近日来，左一个邀请，右一个见面，东一个座谈，西一个联欢，令《渴望》剧组应接不暇。人们都为电视艺术的这一重大收获而高兴。然而高兴之余，却也有的一种慨叹：凯丽、韩影们这下可有捞钱的资本了。观众的这种担心确也难怪，这几年，经常听到有些名演员用名声做交易的消息，也许是出于对《渴望》的喜爱吧，人们这一次对《渴望》剧组的幕后情况寄予了很大的关心。

《渴望》剧组令观众失望了吗？请看《光明日报》日前披露的一段新闻：应大连、鞍山两地邀请，剧组决定赴大连、鞍山与观众见面联欢。消息不胫而走，大连娱乐宫的门票一涨再涨，售价后来高达30元一张。此时剧组正在去大连的火车上，他们闻此消息当即表示：我们不能为《渴望》丢脸，凉了观众的心，咱来大连是弘扬奉献精神的，不是为钱而来的。如果此行是商业性演出，我们拒绝参加。对